

# 慈悲三昧水懺淵源考

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 釋道昱

## 前言

現今佛教界普遍為教徒所歡迎的「三昧水懺」，是多數寺院定期共修禮拜的一個懺法。傳說是唐朝悟達國師因膝上長一個人面瘡，遇迦諾迦尊者，以三昧水洗其冤孽而消除苦痛，之後他編撰了此懺法。據文獻資料的追蹤，此故事的發展頗耐人尋味，本文即要探討該懺法的主角悟達國師與人面瘡的真偽，和該懺本的撰作年代，以顯發該故事的真實性。

## 一.悟達國師生平簡述

據最早的悟達國師傳記收於《宋高僧傳》(988年撰)，國師原名知玄，該傳述：「釋知玄，字後覺，姓陳氏，眉州洪雅人」，是四川省眉州縣洪雅鎮人氏。<sup>1</sup> 其母魏氏「夢月入于懷，因而載誕」，母親因夢見月亮入懷中，一年之後就生他了。五歲就能作詩，七歲時聽法泰法師講涅槃經，「一聽法語若覩前因」，又「是夕夢其寺殿，佛手摩其頂」，因此十一歲就削髮出家了。知玄的「夢月入懷」而出生、聞法而「覩前因」、且蒙佛「摩其頂」，這

---

<sup>1</sup> 見謝壽昌等人編的《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公司，1993，PP.645,653.

顯示出一位出名的僧人，其出生與出家不平凡的事蹟。出家後讀了一百二十五萬言的經論，十三歲時已是「露老成之氣」，丞相杜元穎「聞玄名」，命升堂講經，聽經的「黑白眾日計萬許人」，此後四川人稱其「陳菩薩」。文宗皇帝聽聞其名，「宣入顧問，甚愜皇情」，青年時的知玄 --30 歲之前 -- 已受文宗(在位 827-840)的敬重。「學唯識、又研習外典，經籍百家之言，無不該綜」，可見他是通達內典與外籍的。「每恨鄉音不堪講貫」，自恨鄉音重不適合講經，就到象耳山誦大悲咒，感應到「夢神僧截舌換之」，結果，次日「俄變秦語矣」，誦大悲咒的感應，竟然能說標準的秦語，可見知玄是個通達教理又頗有感應的僧人。

唐武宗(在位 841-846)時聽信道教，獨詔知玄「與道門敵言」，「凡數千言，聞者爲之股慄，大忤上旨」，諸臣唯恐他被降罪，私下請其呈祝賀之詩，但皇帝「不納忠諫，而嘉其識」，雖然沒有接受他的諫言，但仍讚賞他的膽識，無法挽救法難的命運，知玄只好還鄉於巴岷舊山。宣宗(執政 847-859)即位，復興佛教，又請知玄歸上國寶應寺，並賜「紫袈裟，署爲三教首座」，在中年亦得志，受封爲「三教首座」。廣明二年春(881)僖宗避難於西蜀時，「帝接談論，頗解上心」，與皇帝談得融洽，僖宗即賜號爲「悟達國師」，「玄陳讓不遂，乃乞歸九隴舊廬」，知玄無法推拒國師之名，只好回到他的九隴舊廬。晚年的知玄，正走在人生的最高峰、名利雙收之時，既是「三教首座」又是「國師」。此後，「正

月二十一日(此處傳文未提年代)臥內見所曾遊歷，聖境名跡，皆現在前」。又於「二月七日聞空聲曰，必生淨土」，七月中「聞戶外有格鬥之聲」，又於一夕「有一珠自玄左足下流去，苦楚萬端，諦視其珠中明明有晁錯二字，乃知玄是袁盎也」。這些即是晚年的種種感應，不僅過去遊歷的勝蹟皆現在前，也有業障現前的左足出現一珠，疼痛萬分。即「召弟子慈燈附口上遺表，囑令棄屍，半餉魚腹，半啖鳥獸，吾久與西方淨土有期如斯」，享年七十三，僧臘五十四。<sup>2</sup> 遺言願棄屍餵魚與鳥獸，並願生西方極樂淨土。

知玄的年代稍有疑問，據《宋高僧傳》記載「廣明二年春，僖宗避難西蜀」之後，即敘述其「乞歸九隴舊廬」，並未記其年代，傳文接著即述「正月二十一日臥內見所曾遊歷勝境名跡」，又言「二月七日聞空聲曰必生淨土」，接著「七月中聞戶外有格鬥聲.....享年七十三」，此處皆無提及年代。廣明二年即是中和元年(881)，春天應該是三、四月，所以此後的傳文所提的正月、二月、七月應該是指「次年」，故依《宋高僧傳》，知玄的年代是 810-882。但《淨土往生傳》卻記載廣明二年之後，「後一年(882)乞歸九隴舊廬」，又「明年(883)正月二十一日.....卒年七十三」，若依此計算，則知玄的年代應該是 811-883。<sup>3</sup> 故知玄的

<sup>2</sup> 知玄傳文見 T.50/2061, PP.743-4

<sup>3</sup> T.51/2071, P.124b.

年代有二說：810- 882 與 811-883。

## 二.水懺的編輯

據傳說水懺是悟達國師洗了三昧水、消了業障之後，自己頗有感觸而撰稿，供自己禮拜、懺悔之用。但在水懺本文之首有二篇序文，一是明太祖撰的，另一篇是編輯組敘述其製作因緣，從這兩篇序文中，吾人多少可窺探其緣起。首先，明成祖親自撰寫序文云：「夫三昧水懺者，因唐悟達國師知玄，遇迦諾迦尊者，以三昧水為濯積世怨讎，知玄遂演大覺之旨，述為懺文.....朕遂書此，以冠于篇，並以鍍梓，作方便利益.....永樂十四年(1416)七月一日」。<sup>4</sup> 皇帝親筆御製這水懺的序文，表示該懺文是皇帝御賜製作的，年代在明朝永樂 14 年(1416)。

其次，另有一份製作因緣的序文，提及：「竊謂聖教經律論藏，譯席所翻之外，爾後群賢製作，未有無所感而為知者乎，即此靈文而曰水懺」，此處明顯的述出「群賢製作」---一群賢人所編撰的，而且是「有所感應」的為人所知，才製作此「靈文」---拜懺靈感之文，並命名為「水懺」。該序文也詳述知玄洗人面瘡的經過，故事頗為動人，當知玄還未顯貴之前，曾照顧一位病僧，別離時該病僧告訴他「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，其

---

<sup>4</sup> T.45/1910, P.968a

山有二松爲誌」。<sup>5</sup> 後來知玄受封爲悟達國師，並「賜沉香爲法座，思渥甚厚自爾，忽生人面瘡于膝上，眉目口齒俱備」，遍召名醫都是束手無策，後就入山尋找當年的病僧，於二松間發現「崇樓廣殿，金碧交輝，其僧立於門首」，該僧指點他去洗三昧水，此人面瘡才道出因緣：「公即袁盎，吾即晁錯，錯腰斬東市，其冤何如？.....累世求報於公.....，今汝受主寵遇過奢，名利心起，於德有損，故能害之，今蒙迦諾迦尊者，洗我以三昧水，.....悟達.....掬水洗之，其痛徹髓，絕而復甦，其瘡不見，乃知聖賢混跡，.....回顧寺宇，不可復見」。此段是人面瘡開口敘述晁錯之冤，又此病僧即是迦諾迦尊者的化身，以三昧水化解彼此的冤業，爾後，金碧輝煌的殿宇與聖僧均消失了。此後悟達即在此處建一菴，後來即演變成寺院，在宋朝還受封賜爲至德禪寺，如文：「因卓菴其所，遂成招提，迨我宋朝志道年中，賜名至德禪寺，有高僧信師古作記，紀其事甚詳，悟達當時感其殊異，深思積世之冤，非遇聖人，何由得釋，因述爲懺法，朝夕禮誦，後傳播天下，今之懺文三卷者，乃斯文也，蓋取三昧水，洗冤業爲義，命名曰水懺.....」。<sup>6</sup> 懺文是由一位名「信師」的僧人，記載悟達當年的事蹟，此應該是本「筆記」，詳細記載這些感應事情，所以「製作群」才根據這份「筆記」編輯成一本懺法，也

<sup>5</sup> 彭州在四川境內，謝壽昌等人，《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,1993, P.893.

<sup>6</sup> 水懺的序文與懺文收集于 T.45/1910, P.968.

同時才正式命名為「水懺」，因此該懺法是編輯於明代 1416 年。

因三昧 Samādhi-- 正定之水-- 能洗滌冤業，故命名為「水懺」，如明成祖序文所云：「三昧者，正受之名也，.....真空寂定，此心不動.....苟能精白，一心懺悔，為善則積累，罪業一旦冰釋，譬諸水也，身之煩而濁之無不清」。<sup>7</sup> 正定的力量能令人積善、除惡，乃至消業障。通常在經論中時常看到三昧力、三昧性、三昧行、三昧心、三昧相、三昧想.....等等，但此特殊的「三昧水」可能就是水懺的特色吧！

### 三.人面瘡之疑點

據最早傳記《宋高僧傳》的記載：「有一珠自玄左足下流去，苦楚萬端，諦視其珠，中明明有晁錯二字，乃知玄是袁盎也」，此處的苦痛乃因「一珠自左足下流去」，即表示此珠從他的左足下流出去，當珠流出來後，他審查此珠，珠上清楚的顯現晁錯二字，所以他的痛苦只是在流出去的過程中而已，也許痛苦的時間很短暫。此份知玄圓寂後一百年，也是最早的傳記，只言「一珠」，且由「左足下」流出。其次，宋朝於隆興年間(1163-1164)祖琇所編的《隆興編年通論》載：「忽定中見菩薩降其室，摩玄頂，演深妙音，而慰安之，言訖即隱，俄一珠入玄股，隆起楚甚，上

---

<sup>7</sup> T.45/1910, P.968a.

有晁錯二字，玄知夙債也，即右脇安臥而逝」。<sup>8</sup> 繼第一份傳記之後的 170 多年，該故事又增加了「定中菩薩摩其頂、說法」等感應事蹟，「一珠」是由「股」隆起的。此後《佛祖統紀》(志磐 1269 年撰)也有相似的記載：「禧宗……中和元年，定中見菩薩摩頂說法，言訖即隱，俄見一珠入玄左股隆起，甚痛，上有晁錯二字，玄知夙業，即右脇安臥而逝」。<sup>9</sup> 知玄圓寂後三百八十多年的宋代傳記，仍是保留相似的「一珠」之說，但增加了「定中菩薩摩其頂與說法」，而此珠也由「左足流出」轉變為「左股隆起」了。

到了元朝該傳說是否有變化呢？元代僧念常所記的《佛祖歷代通載》(撰於 1341)亦有相似的記載：「忽於定中見菩薩降其室，摩玄頂，演深妙音而慰安之，言訖即隱，俄一珠入玄左股……」。<sup>10</sup> 另元代曇噩的《新修科分六學僧傳》(1366 年撰)亦云：「菩薩降庭，明珠墮膝」。<sup>11</sup> 此兩份元代、又時間相近的傳文還是以「一珠之苦」敘述之。從唐至元代，歷經四百八十多年該故事的演變，添加附會的差異並不大。

然而，另份元代覺岸禪師於至正年間編(1341-1368)所撰的《釋氏稽古略》，卷三明白的提到「水懺」的淵源：「水懺，匡宗

<sup>8</sup> 《卍讀藏經》No.130, P.347.

<sup>9</sup> T.49/2035, P.389b.

<sup>10</sup> T.49/2036, P.645a.

<sup>11</sup> 《卍讀藏經》No.133, P.340.

大德，諱知玄，.....禧宗中和二年，駕幸蜀，避黃巢，志成都.....召師赴行在，次年.....辭還九隴山，一珠隆起于左股，甚楚，是曰人面瘡，遇異僧引水洗瘡，知為晁錯袁盎冤對也，今之水懺三卷者，緣起於師也」。<sup>12</sup> 很奇怪的，編撰年代相近的《六學僧傳》與《佛祖歷代通載》也都只有「一珠」之說，而這部《稽古略》卻由「一珠隆起」變成「人面瘡」，並言「異僧引水洗瘡」，且明白的指出「水懺三卷」，此表示該書在撰寫此部份時，水懺三卷已是被認知且流通著，但據前一節所提，水懺三卷是製作於明太祖 1416 年，為何早約八十年的《稽古略》會記錄呢？

在《稽古略》之首附有三篇序文，首先是沙門昌腹於「大明嘉靖癸丑(1553)年」重刊，即是在 1553 年再重新刊定，此處的「重刊」應該有更正、更新內容之意。第二篇序文即是「至正乙未年(1355)洛陽崔思誠題」，文中提到：「松江南禪寶州岸公，博通古今考傳記，以釋氏出處之迹，褒集成書，凡四帙，名曰稽古略.....」。第三篇是「光緒十二年(1886)，衲清道」所提，文曰：「...元至正初，覺岸禪師撰釋氏稽古略四卷.....後附明僧大聞續略三卷，惜多損剝，復假錢塘丁氏八千卷樓藏本.....以原書重付手民.....」<sup>13</sup> 由上三篇序文得知，該《稽古略》首先於元代至正年間（1341-1368）編撰，再經明代 1553 年重刊，又清光緒 1886 年再一

<sup>12</sup> T.49/2037, P.840c.

<sup>13</sup> 三篇序文收於 T.49/2037, P.737

次的刊印，並附上明代的三卷，故吾人所用的此份《稽古略》已非元代覺岸禪師的原稿，而是「重刊」後的修正版了，難怪其敘述水懺的故事會與明代 1416 年所編的懺本相同，非常有可能是在 1553 年重新刊定時，添加修改的，故「水懺」的儀禮應該是在明代永樂年間編撰之後，才逐漸在佛界流通。

另一份仍是明成祖於永樂 15 年（1417）御製的《神僧傳》，記載知玄的傳記與水懺相同，故事仍是繞在「病僧、二松為誌、膝生人面瘡、蒙迦諾迦尊者、洗三昧水解冤」，完全沒有「一珠之苦」的說法了。<sup>14</sup> 很明顯的，此傳文是「水懺」編輯後一年，依水懺的故事摘錄下來的。故自明成祖於永樂 14 年御製水懺之後的知玄的傳文，都已從「一珠」之苦，變為「人面瘡」之痛了，又增加了「蒙迦諾迦尊者以三昧水解冤」，然而迦諾迦尊者是誰呢？

#### 四.阿羅漢的崇拜

阿羅漢的遊戲神通一向是佛教徒津津樂道的故事，由阿含經中佛陀的十大弟子，乃至五百大阿羅漢，都是佛陀的固定聽眾，他們由天空緩緩而降的神通變化，往往令人嚮往，更是令人夢想能遇見阿羅漢，不僅是小乘的阿含經，在大乘的經典中，阿羅漢也都出席在佛陀的演說妙法中，例如《阿彌陀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。又在中國傳統的寺院中，大殿正面供奉佛與菩薩，兩旁則是十六

---

<sup>14</sup> T.50/2064, P.1007b.

或十八阿羅漢，各個阿羅漢皆具特色，所以大乘佛教中，除了四大菩薩之外，阿羅漢仍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。

阿含經中有關阿羅漢的事蹟比比皆是，尤其羅漢化作比丘應供、或度化眾生都是常有的事。例如《雜阿含經》卷二十三國王設宴供養，一位名耶舍具六神通的大阿羅漢，仍讓「上座」給賓頭盧尊者，「時尊者賓頭盧將無量阿羅漢，次第相隨，譬如鷹王乘虛而來，在於上座處坐，諸比丘僧各修禮敬，次第而坐，時王見尊者賓頭盧，頭髮(=鬚)的皓白，辟支佛體，頭面禮足，長跪合掌」。<sup>15</sup> 賓頭盧尊者鶴髮白鬚由空而降，往往是佛教徒津津樂道的故事。另一則羅漢化為比丘度化國王之事，卷二十五敘述一王毀壞諸塔寺、殺害比丘，「時有一阿羅漢化作眾多比丘頭.....王欲殺此阿羅漢，時彼羅漢入滅盡正受，王作無量方便，殺彼聖人，終不能得，入滅盡三昧力故，不傷其體...」<sup>16</sup> 阿羅漢顯神通，刀槍不入，又能度化惡人，難怪阿羅漢的神力令人羨慕、崇拜。有這些經典的故事依據，阿羅漢顯神通變為一異僧、病僧來考驗、協助修行人似乎是很尋常的事。

在中國佛教的僧團中也有崇敬阿羅漢者，有些得助於阿羅漢，或受到阿羅漢禮敬的，例如劉宋期間的智嚴，「嘗受五戒，有所虧犯...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，...遇一羅漢，為嚴入定往兜率天

---

<sup>15</sup> T.2/99, P.169b.

<sup>16</sup> T.2/99, P.181c.

諮彌勒，彌勒答云，得戒」。<sup>17</sup> 另在唐朝的善無畏，「一日受請於長者家，俄有羅漢降曰，我小乘之人，大德是登地菩薩，乃讓席推尊」。<sup>18</sup> 不僅如此，也有崇拜阿羅漢者，並立寺名為「羅漢院」，如漳州羅漢院的桂琛禪師。<sup>19</sup> 又有「羅漢寺」應該是供奉阿羅漢為主，例如阿育王寺則供奉阿育王塔而命名。此外，也有「羅漢聖寺」，<sup>20</sup> 宋朝的僧人皓端亦於王府羅漢寺講經，<sup>21</sup> 由這些寺名不難推測「阿羅漢」還是受歡迎的聖者。故始自中國佛教初期，乃至唐宋之後，一直都有僧眾對阿羅漢崇拜，祈望遇到聖僧的指點、協助應該在僧團中是普遍的欣求。

唐朝的玄奘翻譯了《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》(654年譯)提到十六大阿羅漢與其眷屬各住一方，並述及各個羅漢之名：「第一尊者名賓度羅跋囉憐闍 *Piṇḍolabhāradvāja*，第二尊者名迦諾迦伐蹉(*Kanakavatsa*)，第三尊者名迦諾迦跋釐墮闍(*Kanakabharadvāja*)，第四尊者.....第十六尊者名注荼半託迦，如是十六大阿羅漢，一切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脫等無量功德...」。另又提到發心供養這些大阿羅漢將得大果報，「若此世界一切國王、

---

<sup>17</sup> T.50/2059, P.339c.

<sup>18</sup> T.50/2061, P.715a.

<sup>19</sup> T.49/2037, P.850b.

<sup>20</sup> T.49/2035, P.376a, T.50/2053, P.253c.

<sup>21</sup> T.50/2061, P.750c.

輔相.....若男、若女、發殷淨心，爲四方僧設大施會.....安布上妙諸坐臥具，衣藥飲食奉施僧眾，時此十六大阿羅漢，及諸眷屬隨其所應，分散往赴，現種種形，蔽隱聖儀，同常凡眾密受供養，令諸施主得勝果報。時此十六大阿羅漢，護持正法饒益有情.....」。當刀兵劫起，互相誅戮，「...人壽短至十歲，.....後漸修善，人壽漸增至百歲位.....此十六羅漢與諸眷屬復來人中，稱揚顯說無上正法.....」。<sup>22</sup> 這些大阿羅漢接受施者供養，令增福報，又可住持正法。然該《法住記》中提到兩位迦諾迦尊者，水懺中的迦諾迦尊者到底是那一位呢？三昧水與迦諾迦尊者之說最早出現在明代的文獻中，只憑水懺序文中所提「信師」的「筆記」，吾人就輕易的相信有其事，其真實性是令人質疑的，「信師」是誰都不得而知，何況是迦諾迦尊者呢？此疑問恐怕只有悟達國師本人才能解答了！

## 結語

由於中國佛教中對尊者阿羅漢的崇敬，應該不難想像水懺故事的演變過程，唐朝的悟達國師由原來的「一珠自左足下而出」，經宋、元代的「菩薩摩其頂說法、一珠由左股隆起」，至明朝，故事進入了高潮，自「左股人面瘡」的疼痛，在求救無門

---

<sup>22</sup> T.49/2030, P.13b.

之際，「迦諾迦尊者」出現，並以「三昧水洗滌而解冤」，因此才有「水懺法」的編輯製作。如此一個「名利心起，於德有損」，而藉機尋仇的因果故事，頗為感人。又加上僧人對阿羅漢的崇拜，而令故事急轉直下的出現一個尊者阿羅漢以解危，可說是典型的佛教故事。無論該故事的真實性如何，「懺法」一向是佛教修持的一個法門，藉著身的禮拜，口、意的懺悔而使躁動的心平靜下來，若能使「靜心」再持續，則「定心」也就會出現，此乃戒、定、慧修持過程中的一個法門，也難怪中國佛教發展出不少的懺法，由早期的梁皇懺，到明朝的水懺，乃至現今在佛教界流行的金剛懺、藥師懺.....等等，這也許為了迎合這類「愛經懺」的眾生之口味吧！

(23 Apr2001,六龜，桑榆菴)